

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is a stylized illustration in shades of blue and black. It depicts a room interior. On the left, a tall, slender white vase sits on a small red circular base. The vase contains several thin, dark stems with small red flowers. To the right of the vase is a dark, curved table with a white lace-like border. A dark chair with thin legs is positioned behind the table.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vertical lines and a pattern of overlapping circles, suggesting a window or a decorative wall. The overall style is modern and minimalist.

SOUPÇONS
Georges Simenon

猜疑

[比利时]

乔治·西默农 著

朱广赢 译

SOUPÇONS
Georges Simenon

猜 疑

[比利时]

乔治·西默农 著

朱广赢 译

乔治·西默农作品分辑精华选 03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猜疑/(比)西默农著;朱广赢译. —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15
ISBN 978-7-5321-5940-6

I. ①猜… II. ①西… ②朱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比利时-现代 IV. ①I564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73852 号

Georges Simenon
SOUPCONS

CHEZ LES FLAMANDS © 1932, Georges Simenon Limited, all rights reserved
弗拉芒人家 © 2016, all rights reserved
GEORGES SIMENON ®  Simenon.tm, all rights reserved
MAIGRET ® Georges Simenon Limited, all rights reserved
LA MORT DE BELLE © 1951, Georges Simenon Limited, all rights reserved
贝尔之死 © 2016, all rights reserved
GEORGES SIMENON ®  Simenon.tm, all rights reserved
LES FANTÔMES DU CHAPELIER © 1948, Georges Simenon Limited,
all rights reserved
帽匠的幽灵 © 2016, all rights reserved
GEORGES SIMENON ®  Simenon.tm, all rights reserved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
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., Ltd. 2016
All rights reserved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09-2015-317

责任编辑:林雅琳
特约策划:仲召明
封面设计:汪佳诗
版式设计:高静芳
封面绘图:yangmwahaha

猜疑

〔比利时〕乔治·西默农 著
朱广赢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b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2.75 字数 343,000

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940-6/I·4743 定价:48.00 元

目录

弗拉芒人家 / 1

贝尔之死 / 121

帽匠的幽灵 / 259

弗拉芒人家

第一章

安娜·佩特斯

麦格雷在吉维站从火车上下来，他看见的第一个人是安娜·佩特斯，她恰好就站在他那节车厢旁边。

她好像早就料到他将正好在站台的这个位置下车！她脸上既没有惊讶，也没有得意的表情。她依然是麦格雷在巴黎见到时的那个样子。她大概一贯就是这个样子，铁灰色套裙，黑色鞋子。你看过她的帽子后绝对想不到帽子的形状和颜色。

大风狂扫站台，站台上只有稀稀落落几个旅客。她看起来比往常高大，显得有些强壮。她的鼻子红红的，手上的帕子揉成了团。

“我确信您会来的，警长先生……”

她是对自己还是对他那么确信？她并没有微笑以示欢迎，而是问道：

“您还有其他行李吗？”

没有！麦格雷只有那个折叠箱，厚厚的皮革已经变黑，不管多重

他都自己提着。

只有三等车厢的旅客下车，这时候他们都走光了。年轻女孩把站台票递给工作人员，因为后者的目光甚是坚持。

他们来到车站外面，她毫不拘谨地继续说：

“我最初想在家里为您准备一间房。后来我想了想，觉得您下榻在酒店可能更好。所以，我在默兹酒店订了最好的房间……”

两人在吉维的小街道上走了才不到百米，大家已经纷纷转过头来看着他们。麦格雷步子沉重，手臂费力拖着箱子。他观察周围的一切：人，房子，尤其是他的同伴。

“什么声音？”他听到一阵无法辨认的噪音，便问。

“默兹河在发大水，洪水冲击桥墩……航运三个星期前就中断了……”

他们走出小路，马上就看见了那条河。河流十分宽阔，河岸的界限模糊。在一些地方，棕色的水流涌到牧场上，在另一些地方，仓库里漫出水。

港口停着至少一百艘驳船，还有一些拖船和挖泥船。船只相互挨在一起，组成一个巨大的方阵。

“这就是您的酒店……不算太舒适……您想先歇下来，在这儿洗个澡吗？”

真是令人惊愕！麦格雷无法说清楚自己的感受。是的，从来没有一个女人可以像她那样唤醒他的好奇心，她是那么沉静，没有微笑，也不卖俏，有时用手绢揉揉鼻孔。

她应该在二十五到三十岁之间。比普通人高大许多，一副大骨架带走了所有相貌上的优雅。

小资产者的着装，但朴素到极致。举止冷静，近乎高贵。

她一副正在接待麦格雷的样子。这是她的地方。她事事想得周到。

“我并不想洗澡。”

“这样的话，您愿意立刻去家里？把您的行李箱交给侍者……服务生！把这个箱子拿到三号房间……这位先生一会儿就过来……”

麦格雷用余光看她，心想：

“我肯定显得很蠢。”

因为他毕竟不是小男孩了！她和柔弱不搭边，但麦格雷依然有她两倍宽，那件巨大的外套令他看起来像是被从石头里凿出来的。

“您不会太累吧？”

“我一点也不累！”

“那么，咱们开始吧，我现在就可以给您一些初步说明……”

她在巴黎时已经给过他一些初步说明了！那天他到办公室的时候，发现了这个等了自己两三个小时的陌生女人，楼下的小伙计没能阻止她。

“是私事！”他当着两位警员的面询问她时，她回答道。

只剩下他们两个人面对面时，女人递给他一封信。麦格雷认出妻子一位表兄的字迹，这位表兄住在南锡。

亲爱的麦格雷，

安娜·佩特斯小姐是我姐夫介绍给我认识的，他本人已认识她十几年。这是位非常正派的年轻姑娘，她将把自己的不幸告诉你。尽你所能帮助她吧……

“您住在南锡吗？”

“不是，吉维！”

“但是，这封信……”

“我在来巴黎之前特意去了一趟南锡。我知道我表兄认识警察局的某位要人……”

这不是一位平常的求助者。她没有垂下眼睛，态度里没有一点卑

躬屈膝。她说话直截了当，眼睛直视前方，好像在讨债。

“您如果拒绝提供帮助，我们就完了，我父母和我，而这将是最恶劣的司法错误……”

麦格雷做了些笔记，以概括她的叙述。一个错综复杂的家庭故事。

佩特斯夫妇在比利时边境经营一家杂货店……三个孩子：安娜，帮着照看店铺生意；玛利亚，教员；约瑟夫，大学生，在南锡学法律……

约瑟夫和当地一个年轻女孩有了一个孩子……孩子三岁……然而，年轻女孩突然失踪了，佩特斯一家被控把她杀了或监禁了起来……

麦格雷本不想介入进去。南锡的一位同事负责这起案件。他发了封电报过去，很快便收到明确的回复：

佩特斯系首要嫌疑犯。即将拘捕。

这让他做出了决定。他来到吉维，没有明确任务，没有官方身份。于是，从火车站开始，他就落入了这个女人的监视之下，而他亦不停地观察这个女人。

洪水非常凶猛。水波在每个桥墩上形成喧嚣的瀑布，把一棵棵树连根冲走。

灌入默兹河谷的大风使大河逆向流淌，把水卷到不可思议的高度，制造出真正的波涛。

此时是下午三点。夜幕开始降临。

冷冷清清的街道上吹着大风。仅有的几个行人走得很快，安娜不是唯一一个擤鼻涕的人。

“这条小巷，左边……”

年轻姑娘示意停下来，小心翼翼地用一个几乎难以觉察的手势

指出小巷的第二栋房子。房子破旧，只有两层。房子里已经亮起灯光——煤油灯，在一个窗子下面。

“这就是她住的地方！”

“谁？”

“她！热尔梅娜·皮埃博夫……那个女孩……”

“您弟弟与她生了孩子的那个女孩？”

“真是他的就好了！谁也无法证明这一点……看！”

门槛上站着一对男女：一个没戴帽子的女孩（大概是工厂女工）搂着一个男人，背对着他们。

“是她？”

“当然不是，她不是已经失踪了吗……但是同一个阶层……您明白吧？她有办法让我弟弟相信……”

“孩子不像他吗？”

她干巴巴地说：

“像她母亲……走吧！那些人总是躲在窗帘后面偷窥……”

“她有家人吗？”

“他父亲是工厂的夜间门卫，她还有个哥哥叫热拉尔……”

那间小小的房子，尤其是那扇被煤气灯照亮的窗户，从此便刻在了警长的记忆里。

“您不熟悉吉维？”

“我来过一次，但待的时间很短。”

望不到尽头的堤岸非常宽阔，每隔二十米就有一些为驳船准备的缆桩。一些仓库。一栋矮建筑的顶上高耸着旗帜。

“法国海关……我家的房子更远一点，靠近比利时海关……”

激潮汹涌，平底驳船在水里相互碰撞。自由了的马儿吃着稀疏的草。

“您看到那一处灯火了吗？那是我家……”

一个海关人员默默地看着他俩走过。一群船员说起弗拉芒语。

“他们在说什么？”

她犹豫着要不要回答，第一次转过头去，看着麦格雷。

“真相永远也不会被知道！”

她走得更快了，逆着风，身子躬了起来。

这儿已经不是城里了。这是河流、驳船、海关和租船人的领地。风中到处亮着电灯。一艘驳船上晾的衣服嘎嘎作响。几个孩子在烂泥里玩耍。

“您的同事昨天又来我家了，代表预审法官来通知我们必须随时听候司法部门传唤……这已经是第四次了，又全部搜查了一遍，连贮水槽也没放过……”

他们到了。这栋弗拉芒房子的轮廓清晰起来。这是一幢相当重要的建筑，位于河岸边，是来往船只最密集的地方。附近没有任何房子。视线内唯一的建筑在百米之外，是比利时海关，边上插着三色旗。

“如果您愿意劳驾进来……”

大门的窗玻璃上是一些铜器清洁剂的透明广告牌。门上的铃铛响了。

麦格雷一进门，就觉得被裹进一种热情的、不可名状的安宁氛围之中，气味甜腻，丰富。但是什么气味呢？有一点点桂皮的气味，研磨咖啡的香气更重。还能闻到煤油和杜松子酒尚未散尽的气味。

只有一盏电灯。漆成暗棕色的木柜台后面，站着一位满头白发的妇人。老妇人穿着黑色上衣，正和一位女船员说弗拉芒语。女船员怀里抱着一个孩子。

“这边请，警长先生……”

麦格雷的目光已经扫过那些装满商品的货架。他注意到，在包锌皮的那一部分柜面上，有几只锡嘴酒瓶，酒瓶里面装满烧酒。

他没有时间停下来仔细看。另一扇玻璃门，配有门帘。他们穿过

厨房。一个老人坐在藤椅上，正对着炉子。

“往这走……”

一条更阴冷的走廊。又是一扇门。里面是出乎麦格雷意料的房间，半客厅，半餐厅，一架钢琴，一个小提琴琴盒，精心打过蜡的木地板，舒适的家具，墙上挂着仿制油画。

“请把您的外套给我……”

餐桌已经布置好：大方格子桌布，银质餐具，细瓷茶杯。

“您吃点东西吧……”

麦格雷的大衣被放进了过道，安娜回来了，穿着白色丝绸衬衣，看起来更不像年轻女子了。

然而她的身材很好。可为什么她缺乏女性气质呢？很难想象她会恋爱。更难想象哪个男人会爱上她！

一切应该都是提前预备下的。她提来一只冒着热气的咖啡壶，又放上三只杯子。她再次离开，回来时拿着一份糯米馅饼。

“请坐，警长先生……我母亲马上过来……”

“您弹钢琴？”

“我和我姐姐……但是她没有我那么闲……她晚上要批作业。”

“小提琴呢？”

“我弟弟……”

“他不在吉维？”

“他一会儿就到了……我已经通知他您要来……”

她把馅饼切开，招待客人，拥有权威的客人。佩特斯太太进来了，两只手在腹前交握，露出腼腆的欢迎的笑容，笑容里满是忧郁和顺从。

“安娜对我说您愿意……”

她比女儿更像弗拉芒人，并且有轻微的口音。但她的相貌细致婉约，那一头令人惊异的白发为她增添了某种高贵。她坐在椅子边缘，就像那些惯于被指使的妇女。

“您旅途劳顿，应该饿了……而我，我真是一点胃口也没有，自从……”

麦格雷正在想待在厨房的那个老人为什么不过来一起吃馅饼时，佩特斯太太对女儿说：

“拿一块去给你父亲……”

然后她又对麦格雷说：

“你几乎离不开扶手椅了……如果他知道……”

空气中的一切都和悲剧不搭界。在人们的印象中，最坏的事件只能在外面发生，不会打扰到弗拉芒人屋子里的宁静，那里没有一粒灰尘，一阵微风，除了炉子发出的声音，再无其他噪音。

麦格雷一边吃着厚厚的馅饼，一边问道：

“事情是在哪一天发生的？”

“一月三号……一个星期三……”

“今天已经二十号了……”

“是的，他们并没有立刻指控我们……”

“那个女孩，你们是怎么称呼她的？”

“热尔梅娜·皮埃博夫……她是晚上八点左右来的……她来到店里，是我母亲接待她的……”

“她想做什么？”

佩特斯太太做出拭泪的动作。

“和往常一样……抱怨约瑟夫不去看她，不给她任何消息……一个读书那么努力的男孩子！我向您保证，他绝对有能力完成学业，无论如何……”

“她在这里待了很久吗？”

“可能有五分钟……我请求她不要喊叫……船员们会听见的……安娜来了，让她最好还是回去……”

“她走了？”

“安娜把她送到外面……我回到厨房收拾餐桌……”

“从那时起，您就再也没有见过她？”

“再也没有。”

“也没有人在本地区见到她？”

“他们都说没有！”

“她说过要自杀什么的吗？”

“没有！这种女人不会自杀的……再来点咖啡？来块馅饼？这是安娜做的……”

安娜在他心中的形象又丰富了些。她心平气和地坐在椅子上。她观察着警长，仿佛他们的角色颠倒了，仿佛她来自巴黎警署，而麦格雷属于这栋弗拉芒人的房子。

“您还记得您那天晚上做了什么吗？”

是安娜回答了这个问题，带着悲伤的微笑。

“他们问了这个问题很多遍了，所以至今我连最小的细节都记得。我回到屋里，上楼去自己房间拿了织毛衣的羊绒线……我下楼时，看到姐姐在弹钢琴，就在这间房里，而玛格丽特刚到……”

“玛格丽特？”

“我们的表妹……范德维尔特医生的女儿……他们住在吉维……还是现在就告诉您为好，因为之后别人也会告诉您的，她是约瑟夫的未婚妻……”

佩特斯太太叹了口气，站起来，因为店铺的铃铛响了。他听见她在说弗拉芒语，用一种几乎可以说是愉快的声音，称着四季豆和豌豆。

“这是我母亲的一大痛苦……这件事早就定下来了，约瑟夫和玛格丽特是要结婚的……他们在十六岁就已经订婚了……但是约瑟夫必须先完成学业……然后这个孩子出现了……”

“那么，即便如此，他们依然打算结婚吗？”

“是的！玛格丽特不愿意嫁给其他任何男人……他们一直都很

相爱……”

“热尔梅娜·皮埃博夫知道这件事吗？”

“是的！但是她，她坚持要人家娶她！所以我弟弟，为了求安宁，就承诺……婚礼本来会在考试之后举行……”

铺子的铃铛又响了，佩特斯太太穿过厨房，疾跑出去。

“我刚才问您三号晚上的活动。”

“是……我刚才说到我下楼，我姐姐和玛格丽特在这间房里……我们一直弹琴弹到十点半……我父亲九点以后就睡下了，和往常一样……我姐姐和我把玛格丽特送到那座桥那儿……”

“你们没遇到任何人？”

“没有……天很冷……我们立即回来了……第二天，我们没有预料到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……下午，人们在说热尔梅娜·皮埃博夫失踪的事……两天以后，他们才想起指控我们，因为有人看见她来过这里……本地警长传唤了我们，然后是您在南锡的同事……好像是皮埃博夫先生提出了诉讼……警察搜查了家里、地窖、工具棚，所有地方……甚至翻了花园的土……”

“三号那天，您弟弟不在吉维吗？”

“不在！他只在周六回来，开摩托车……一周里的其他日子很少回来……整座城市都站在我们的对立面，因为我们是弗拉芒人，因为我们有钱……”

声音里有一丝骄傲。或者说一种过度的自信。

“您简直无法想象人们臆造出来的那一切……”

铃铛声又从店铺那里传过来，接着是一个年轻的声音：

“是我！您忙您的……”

一阵匆忙的脚步声。一个极具女性韵味的身影冲进餐厅，在麦格雷面前骤然停下。

“哦！对不起……我不知道……”

“这是麦格雷警长，他是来帮助我们的……我表妹玛格丽特……”

一只戴手套的小手被握在麦格雷的大手里。一个慌乱的笑容。

“安娜告诉我您接受了……”

她非常纤瘦，漂亮，但纤瘦才是她的主要特征。一张脸被金发环绕，头发微卷。

“您好像会弹钢琴……”

“是的……我只喜欢音乐……尤其在我伤心时……”

她的微笑让人想起广告日历上的漂亮女郎。嘟嘴，目光迷蒙，脸蛋微扬。

“玛利亚还没回来吗？”

“没！火车肯定又晚点了。”

麦格雷刚想跷起二郎腿，不堪重负的椅子吱嘎响起来。

“三号那天，您是几点到这里的？”

“八点半……可能更早点……我们晚饭吃得早……我父亲有一帮玩桥牌的朋友……”

“那天的天气和今天一样？”

“那天下着雨……整个星期都在下雨……”

“默兹河那时候已经发大水了？”

“洪水那时候已经开始了……但是堤坝到了五号还是六号才倒塌……那时候还有船队在航行……”

“再来块馅饼，警长先生？不要了？那，来支雪茄？”

安娜递过来一盒比利时雪茄，主动解释道：

“这不算走私……这座房子一半在比利时，一半在法国……”

“总之，至少可以将您弟弟排除在案件之外，既然他在南锡……”

安娜固执地皱起前额。

“没有！因为一个醉鬼声称看见他的摩托车在河堤上经过……这件事他是半个月以后才说的……好像他还记得起来似的！这是热尔梅